

四月谷雨，妈妈陪年逾八旬的父亲回宁波老家，老家在六横乡下，乘船又换车。不知是路途颠簸，还是海鲜吃坏了，回来后腹泻不止，开始只以为是闹肚子，自己抓点黄连素吃。后来越来越厉害了，就跑医院求治，从地段医院、中心医院到三级甲等大医院专家门诊，诊断都是胃溃疡、胃炎、肠炎……直到两个月后，妈妈实在疼痛难忍，被送到瑞金医院急诊室躺了两天，6月23日检测报告出来：胰腺癌晚期，并已扩散。

妈妈：躺在病榻上

刚刚访美归来的外科主任彭承宏，从虹桥机场直接到医院，帮我们仔细地看了妈妈拍的片子 and 化验单，给出了权威性意见：“不能手术，也不要化疗了。”还有医生说，妈妈至多能活三个月。真是晴天霹雳！

把妈妈接回家中。按彭医生意见，我们对她没有隐瞒病情。“生这个毛病最后要活活痛死的。”妈妈还笑了一下说，好像很知道的样子，她很要好的一个同事小妹妹就是患胰腺癌去世的。

抱一点不甘和渴望，妈妈转向肿瘤医院中医门诊求治。那里有一位从金华特聘来专治此病的名医刘教授，还是博导，据说美国治癌协会定期要请他去会诊。“我的药只管你吃五

年。”刘教授说，“饮食方面，你第一天要做兔子，第二天做羊，第三天做牛，第四天做马，第五天做猴，就是统统吃素；第六天可以做一天人，也就是碰一点鱼腥……”

“药管吃五年”？刘教授这句像是随意说出来的话，给妈妈注入了极大的信心，也使她十分笃信他的医嘱。中药又黑又苦，她吃时不断哭，仍会坚持全部喝下去；吃饭时，菜里有一点荤腥，她就一口也不肯吃，“医生讲过不好吃的呀！”妈妈的认真，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她想活下去。

从医院里买来了轮椅、升降床，白纸抄出喂药喂饭的时间表贴墙上，父亲和家里六个孩子都行动起来，妈妈的表妹扣宝也赶来帮忙了。大姐已经60岁了，在一个中学当代课老师；二妹上班要乘一个多小时班车，三妹、四弟都在台企打工，不大好请假；小弟弟股骨坏死、刚刚办完病退——从周一到周日，要日日夜夜在家轮流守护，确不是一件易事。但大家像是组成了一支抗洪抢险队伍，站在大浪拍岸的江堤上，决心严防死守，帮妈妈与命运抗争，与死神抗争。

终于过了三个月。10月15日，妈妈和父亲结婚60周年纪念日，钻石婚，我们买来新衣裳和鲜花，好好庆祝了一番。父亲买了钻戒给妈妈戴上，她还嚷

李白诗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面好像很洒脱，实际上十分无奈。

我漫步在护城河畔，看到一叶扁舟，小小的，乡下叫小划子船，如今很少见了。船上汉子未曾“散发”，也不在“弄”，却是在扒。扒什么呢？汉子两腿盘在后艄上，左手拿着三角网，右手拿着丁字扒，网兜在下，扒子在上，在河岸边来来回回扒，不是“弄扁舟”，而在扒螺蛳。

时近中午，螺蛳堆得像小山。我问他：“有100斤吧？”他说：“不止，150斤左右。”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上，聊了几分钟。

今年10月是艺术大师黄佐临百年诞辰。20年过去了，不禁令人回想起黄老与昆剧的一段情缘。

佐临是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大学者。他70多年前在英国剑桥大学潜心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就想把莎翁名剧搬上中国舞台。1986年初，他对上昆团长说：“莎士比亚戏剧中国化、昆剧化是我几十年的愿望，希望他的杰作获得更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同时提出把莎剧四大悲剧之一的《马克白》改编为昆剧《血手记》的设想。他说：“《马克白》这出悲剧用昆剧形式演出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为什么考虑用昆剧形式来表现莎士比亚作品，目的是强化高雅的昆剧艺术，赋予昆剧新的生命”。接着又具体分析丁了昆剧演莎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他幽默地说：“莎剧是世界二三千年前戏剧史的顶峰，而昆剧是我国戏曲的顶峰，两个顶峰联在一起，我这个红娘

一叶扁舟

赵春华

前几年企业倒闭了，汉子领800元工资，闲在家里无事，就在江河中寻“食”吃。他每天弄一个上午，下午休息。小贩每斤1元买去。粗粗一算，也可得150元一天。最近他加了退休工资。

我说：“连同扒螺蛳的收入，日子过得还可以呀！”他笑笑，大概是默认吧。

现在，一些下岗职工或失业兄弟姐妹，不少人缺乏技能，但眼界很高，择业观念有问题。好像也像扒螺蛳汉子那样，天地之大，何愁没“饭”吃？”

人生在世不得意，何必散发弄扁舟？

天空如此浩瀚，雄鹰翱翔，黄鹂鸣翠柳，麻雀也有自己的巢……

不能算是拉郎配吧！”又说：“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与我国戏曲舞台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质朴无华，不用布景，连续不断地突出人物，是不是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他同时指出：“二者又有不同之处，我国戏曲讲究‘四功五法’，‘手眼身法步，精神力气功’，仅凭这一招就比莎士比亚戏剧高明得多，故而把莎剧中

国化、昆剧化完全有可能，而且会比之更好、更动人、更有戏看。”

对上昆来讲，创排这出戏毕竟是全新的事，特别是要求在保存莎剧原作精神基础上，注意到国情与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为此，他倾注心血，精心策划，亲自遴选编、导、演和音舞组成创作班子。他亲自担任艺术指导，改编为剧作家

雨林 (中国画)

应鹤光



了一句：“你买的太晚了。”

此后，妈妈每况愈下，日见衰弱。吗啡每次已吃到9粒、仍疼痛不已。有一个多月，她已不能平躺下，是日夜蜷缩在轮椅上度过的，但她仍十分认真、执着地吃药。她不知道刘教授已不接受她这个病人了，他说：“活过三个月，多活一天就是赚了一天。”有医生建议：是否考虑停止输液，以缩短病人的痛苦？孩子们心情也十分矛盾，不仅100多天护理下来，个个精疲力竭，而且守候在身边，盯着看妈妈疼痛不堪。是不是真该放弃了，让妈妈早点“解脱”？

老同学小楠从美国回来，我讲到了妈妈的病情，他跟我说起了一件趣事：在美国，他有一次陪老父亲去游黄石公园，有一座小山，大家很快爬完回到大客车里，却看见还没

爬到半山坡的父亲，仍蹒跚地、一脚一脚往上迈。他忙向同车人解释：这是我的父亲，90岁了，他希望用自己的力气爬上山顶。全车的老外没有一个人出声，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等着，有半个多小时，父亲慢慢地爬到了山顶、又慢慢地走下来……“人虽然老了，或者生病了，也不轻言放弃，这是一种人类精神。你妈妈那么痛苦，但她仍坚持要活下去，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说。

这话点拨了我们。妈妈与疾病的争斗，或许是一场没有胜算的争斗，一场承受痛苦的争斗，但她不肯低头、屈服；在她孱弱无力的病躯里，产生如此惊人的勇气和承受力，这其实就是生命的意志，是求生的本能。这个时候，如果她知道连亲人们都不救她了，就会陷入极度的黑暗、恐惧和绝望之中。只要妈妈要活，我们一定要救。

几天前，妈妈幽门堵了，药食不进，吃进的吗啡全吐出来。我从北京匆匆赶回去（感谢我的老总，他特准我“随时回沪救救援妈”），看见她疼痛得一夜没合眼，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上渗出来。紧急呼救后，我们原来家隔一条

马路的瑞金医院卢湾分院伸出了人道主义之手，立即把妈妈送进病房，打杜冷丁、吗啡针，并导出了一直憋着的2000多CC尿来，多险，差一点尿毒症。

总算又闯过了一关。现在妈妈已活过五个半月了，下一个目标日子是冬至；再下一个是元旦、春节，到明年2月26日妈妈80岁生日……往后的日子已是一小站一小站的了——不知道它连成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生命何时会戛然终止，妈妈，不要怕，让我们伴您继续一起前行。

12月12日

孙君辉 篆刻

谢甘露 法雨

天除烦恼焰

之后，对上昆说：“我看过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马克白》，看了你们的演出，我最为满意。没想到莎翁名剧与中国昆剧嫁接得如此美妙绝伦。像这样的好戏我是百分之百要的。不少外国人看了这出戏为之动容。”此后，曾应邀参加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次年又为文化部约请到北京参加“全国昆剧新剧目汇报演出”，受到首都和各界观众的青睐。

1987年8月上昆《血手记》应邀参加英国第41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贝尔法斯特戏剧节，且作为艺术节的重头戏。在古雅的、设有1200多个座位的里斯剧场连续演出三周，场场爆满。按照观众的惯例，演出结束时掌声持续20秒，但上昆的演出首场掌声7分多钟，最后一场达到十多分钟之久。

明日请看《慢走，歌王》。

冬至的怀念

潘志豪

文将其赞为“天下奇观，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粮神殿”由此成了著名景点。

“粮神殿”的正殿供奉着三尊神像，正中即为粮神后稷。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建造者的苦心却在殿前的两侧，那里矗立着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来自各省、区、直辖市粮食局长大人的亲笔手书。在最前方的三角亭，则立着一块写满阿谀奉承之词的“镇殿之宝”，碑文落款为“河东柳宗元后裔”。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绝无仅有”的“天下奇观”：“今日粮神”竟然敢与古代粮神同享一殿，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这是一种腐败，一种可以和贪污受贿“媲美”的腐败。

当然，这出闹剧终于受到了查处。不过在听到“粮神殿”已被拆除的消息时，我不由连连顿足：可惜可惜！既然建造者的初衷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以期民众牢记自己的天大恩典，那就何妨原封不动，悉听尊意，让这座现代“粮神殿”流传下去。因为这是一份珍稀的反面教育资源，或者说，这是一块难得的耻辱碑。

敢于铭记耻辱的是有希望的民族。记得去年4月18日，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发生钢包脱落倾翻惨祸，1500多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吞噬了32条鲜活的生命。事后，有人提议，在事故发生地，用这些钢水浇铸一块纪念碑，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世界炼钢史上罕见的惨祸。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不知此事进展如何？

12月5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新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酿成105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为此，山西省领导表示：要在事故现场设置矿难纪念碑，警示后人。

在我国，正面教育资源遍地皆是，举不胜举；而反面教育资源却少之又少，极其稀缺。记得我在少年时代拜谒岳飞墓时，第一次目睹了秦桧夫妇等四人的跪像。“青山有幸埋忠骨，生铁无辜铸佞臣”，那种“自古忠奸如冰炭”的巨大震撼，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然而，骋目神州大地，除了杭州西湖边的秦桧夫妇跪像、南京中山陵一条小径上的汪精卫跪像之外，舍此尚有何处可见？这种教育上的“偏食”现象，不仅会造成民众人格的不健全，而且当反面观众众奔袭而来时，也缺少辨别和抵御的力量。

需要正名的是，所谓的“反面教育资源”，并非单指那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大奸巨恶，举凡可警可戒之事、可耻可恨之人，均可列入其中。比如危害巨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影响极坏的豆腐渣工程、滥杀无辜的冤假错案、致人死命的伪劣产品等等。中国是世界上矿难发生最频繁的国度，占全世界矿难死亡人数80%。面对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死亡171人、陕西陈家山矿难死亡166人、河南大平矿难死亡147人等等特重大事故时，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竖起一块耻辱碑，既是对死难者的哀悼，又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呢？

可惜，我们这个社会太缺少建造警示碑的勇气了。

2005年，山西省永济市五老峰冒

出了的一座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建造的“粮神殿”。落成之初，就有人撰文将其赞为“天下奇观，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粮神殿”由此成了著名景点。

“粮神殿”的正殿供奉着三尊神像，正中即为粮神后稷。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建造者的苦心却在殿前的两侧，那里矗立着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来自各省、区、直辖市粮食局长大人的亲笔手书。在最前方的三角亭，则立着一块写满阿谀奉承之词的“镇殿之宝”，碑文落款为“河东柳宗元后裔”。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绝无仅有”的“天下奇观”：“今日粮神”竟然敢与古代粮神同享一殿，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这是一种腐败，一种可以和贪污受贿“媲美”的腐败。

当然，这出闹剧终于受到了查处。不过在听到“粮神殿”已被拆除的消息时，我不由连连顿足：可惜可惜！既然建造者的初衷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以期民众牢记自己的天大恩典，那就何妨原封不动，悉听尊意，让这座现代“粮神殿”流传下去。因为这是一份珍稀的反面教育资源，或者说，这是一块难得的耻辱碑。

敢于铭记耻辱的是有希望的民族。记得去年4月18日，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发生钢包脱落倾翻惨祸，1500多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吞噬了32条鲜活的生命。事后，有人提议，在事故发生地，用这些钢水浇铸一块纪念碑，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世界炼钢史上罕见的惨祸。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不知此事进展如何？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最值得回味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是一个“和”字，它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境界，也是书画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在艺术探索过程中，更是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与创新”问题的一把钥匙：由正到奇，并由奇到正；由生至熟，并由熟到生；由约至博，并由博至约；由无法到有法，并由有法至无法。儒道互补，物我相忘，规律与自由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将在21日于上海图书馆开幕的上海美协画墨画会与杨浦画院的书画联展，把主题定格为“构建和谐”，发乎情，止于行，妙哉。

两院（会）联手办展，体现了上海地域文化团结和谐的一个侧面。海墨画会创建于1978年，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现有画师300余人。而杨浦画院则以中青年骨干为主，新人辈出，有许多中青年书画家在全国各大展览中获奖。两院（会）画师大多数为业余书画家，其中不乏资历颇深、水平甚高的老一辈书画家。这次办展旨在以艺交友，相互提高，共同营造在和谐中提升艺术素养的氛围，所谓和平载福，艺以人传，可谓沪上书画界丁亥年末岁根之一大盛事。

经过半年多筹备，评委专家从400多幅应征作品中遴选了125幅参展，体现了两院（会）整体实力和水平。读者欣喜地看到，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书画家们静下心来以敬畏虔诚的心态钻研古典优秀传统，以平和的姿态深入大自然和沸腾生活，吸收兄弟画种的营养，潜心创作出一大批放射出传统光芒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而那些形式诡异、矫揉造作的作品在这里渐渐失去市场，这也许是中华民族振兴、书画真正繁荣发展的祥瑞。陈世中、应鹤光、龚继先、张渊、唐逸览、庄中亮、柯和根、徐有武、陈志明、吴祚祥、王宽鹏、席云鹏、束长开、张正忠、黎邦定等老一辈名家都拿出了上乘的作品，而以汪家芳、任耀义、吴承斌、王守中、胡卫平、蔡育贤、姜林峻、李元勋、张根宝、余仁杰、金小萍、林中鉴、钱亚钧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书画家都奉献了可圈可点的佳作。参展的书画作品无论山水、花鸟、人物还是书法、篆刻，“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百花齐放，春色满园，体现了书画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喜人局面。

在时运推移、质文化变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与创新永远是永恒的话题。值得总结经验的是，两个画会（院）最近几年来都重视抓传统学习和深入生活两头，有的建立了外地写生创作基地，有计划地组织书画家到名山大川写生；有的与有关部门建立互访机制，不定期地深入高校、部队和社区，开展书画交流活动。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我们需要警示碑

潘志豪

文将其赞为“天下奇观，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粮神殿”由此成了著名景点。

“粮神殿”的正殿供奉着三尊神像，正中即为粮神后稷。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建造者的苦心却在殿前的两侧，那里矗立着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来自各省、区、直辖市粮食局长大人的亲笔手书。在最前方的三角亭，则立着一块写满阿谀奉承之词的“镇殿之宝”，碑文落款为“河东柳宗元后裔”。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绝无仅有”的“天下奇观”：“今日粮神”竟然敢与古代粮神同享一殿，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这是一种腐败，一种可以和贪污受贿“媲美”的腐败。

当然，这出闹剧终于受到了查处。不过在听到“粮神殿”已被拆除的消息时，我不由连连顿足：可惜可惜！既然建造者的初衷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以期民众牢记自己的天大恩典，那就何妨原封不动，悉听尊意，让这座现代“粮神殿”流传下去。因为这是一份珍稀的反面教育资源，或者说，这是一块难得的耻辱碑。

敢于铭记耻辱的是有希望的民族。记得去年4月18日，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发生钢包脱落倾翻惨祸，1500多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吞噬了32条鲜活的生命。事后，有人提议，在事故发生地，用这些钢水浇铸一块纪念碑，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世界炼钢史上罕见的惨祸。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不知此事进展如何？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最值得回味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是一个“和”字，它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境界，也是书画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在艺术探索过程中，更是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与创新”问题的一把钥匙：由正到奇，并由奇到正；由生至熟，并由熟到生；由约至博，并由博至约；由无法到有法，并由有法至无法。儒道互补，物我相忘，规律与自由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将在21日于上海图书馆开幕的上海美协画墨画会与杨浦画院的书画联展，把主题定格为“构建和谐”，发乎情，止于行，妙哉。

两院（会）联手办展，体现了上海地域文化团结和谐的一个侧面。海墨画会创建于1978年，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现有画师300余人。而杨浦画院则以中青年骨干为主，新人辈出，有许多中青年书画家在全国各大展览中获奖。两院（会）画师大多数为业余书画家，其中不乏资历颇深、水平甚高的老一辈书画家。这次办展旨在以艺交友，相互提高，共同营造在和谐中提升艺术素养的氛围，所谓和平载福，艺以人传，可谓沪上书画界丁亥年末岁根之一大盛事。

经过半年多筹备，评委专家从400多幅应征作品中遴选了125幅参展，体现了两院（会）整体实力和水平。读者欣喜地看到，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书画家们静下心来以敬畏虔诚的心态钻研古典优秀传统，以平和的姿态深入大自然和沸腾生活，吸收兄弟画种的营养，潜心创作出一大批放射出传统光芒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而那些形式诡异、矫揉造作的作品在这里渐渐失去市场，这也许是中华民族振兴、书画真正繁荣发展的祥瑞。陈世中、应鹤光、龚继先、张渊、唐逸览、庄中亮、柯和根、徐有武、陈志明、吴祚祥、王宽鹏、席云鹏、束长开、张正忠、黎邦定等老一辈名家都拿出了上乘的作品，而以汪家芳、任耀义、吴承斌、王守中、胡卫平、蔡育贤、姜林峻、李元勋、张根宝、余仁杰、金小萍、林中鉴、钱亚钧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书画家都奉献了可圈可点的佳作。参展的书画作品无论山水、花鸟、人物还是书法、篆刻，“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百花齐放，春色满园，体现了书画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喜人局面。

在时运推移、质文化变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与创新永远是永恒的话题。值得总结经验的是，两个画会（院）最近几年来都重视抓传统学习和深入生活两头，有的建立了外地写生创作基地，有计划地组织书画家到名山大川写生；有的与有关部门建立互访机制，不定期地深入高校、部队和社区，开展书画交流活动。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出了一座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建造的“粮神殿”。落成之初，就有人撰文将其赞为“天下奇观，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粮神殿”由此成了著名景点。

“粮神殿”的正殿供奉着三尊神像，正中即为粮神后稷。不过，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建造者的苦心却在殿前的两侧，那里矗立着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来自各省、区、直辖市粮食局长大人的亲笔手书。在最前方的三角亭，则立着一块写满阿谀奉承之词的“镇殿之宝”，碑文落款为“河东柳宗元后裔”。于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绝无仅有”的“天下奇观”：“今日粮神”竟然敢与古代粮神同享一殿，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这是一种腐败，一种可以和贪污受贿“媲美”的腐败。

当然，这出闹剧终于受到了查处。不过在听到“粮神殿”已被拆除的消息时，我不由连连顿足：可惜可惜！既然建造者的初衷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以期民众牢记自己的天大恩典，那就何妨原封不动，悉听尊意，让这座现代“粮神殿”流传下去。因为这是一份珍稀的反面教育资源，或者说，这是一块难得的耻辱碑。

敢于铭记耻辱的是有希望的民族。记得去年4月18日，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发生钢包脱落倾翻惨祸，1500多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吞噬了32条鲜活的生命。事后，有人提议，在事故发生地，用这些钢水浇铸一块纪念碑，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世界炼钢史上罕见的惨祸。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不知此事进展如何？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最值得回味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是一个“和”字，它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境界，也是书画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在艺术探索过程中，更是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与创新”问题的一把钥匙：由正到奇，并由奇到正；由生至熟，并由熟到生；由约至博，并由博至约；由无法到有法，并由有法至无法。儒道互补，物我相忘，规律与自由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将在21日于上海图书馆开幕的上海美协画墨画会与杨浦画院的书画联展，把主题定格为“构建和谐”，发乎情，止于行，妙哉。

两院（会）联手办展，体现了上海地域文化团结和谐的一个侧面。海墨画会创建于1978年，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现有画师300余人。而杨浦画院则以中青年骨干为主，新人辈出，有许多中青年书画家在全国各大展览中获奖。两院（会）画师大多数为业余书画家，其中不乏资历颇深、水平甚高的老一辈书画家。这次办展旨在以艺交友，相互提高，共同营造在和谐中提升艺术素养的氛围，所谓和平载福，艺以人传，可谓沪上书画界丁亥年末岁根之一大盛事。

经过半年多筹备，评委专家从400多幅应征作品中遴选了125幅参展，体现了两院（会）整体实力和水平。读者欣喜地看到，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书画家们静下心来以敬畏虔诚的心态钻研古典优秀传统，以平和的姿态深入大自然和沸腾生活，吸收兄弟画种的营养，潜心创作出一大批放射出传统光芒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而那些形式诡异、矫揉造作的作品在这里渐渐失去市场，这也许是中华民族振兴、书画真正繁荣发展的祥瑞。陈世中、应鹤光、龚继先、张渊、唐逸览、庄中亮、柯和根、徐有武、陈志明、吴祚祥、王宽鹏、席云鹏、束长开、张正忠、黎邦定等老一辈名家都拿出了上乘的作品，而以汪家芳、任耀义、吴承斌、王守中、胡卫平、蔡育贤、姜林峻、李元勋、张根宝、余仁杰、金小萍、林中鉴、钱亚钧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书画家都奉献了可圈可点的佳作。参展的书画作品无论山水、花鸟、人物还是书法、篆刻，“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百花齐放，春色满园，体现了书画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喜人局面。

在时运推移、质文化变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与创新永远是永恒的话题。值得总结经验的是，两个画会（院）最近几年来都重视抓传统学习和深入生活两头，有的建立了外地写生创作基地，有计划地组织书画家到名山大川写生；有的与有关部门建立互访机制，不定期地深入高校、部队和社区，开展书画交流活动。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和平载福 艺以人传

刘小晴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